

■ 王楚钦在本站挑战赛上被委以重任
本文图片 新华社



体坛观察

东京奥运会马龙、陈梦夺冠的样子，仍然历历在目。如今，国乒女队已呈百花齐放之势，男队马龙的接班者正在一场场考验中逐渐成熟。

WTT 球星挑战赛布达佩斯站刚结束，WTT 冠军赛又在同一片场地开幕。刚刚捧起单打冠军奖杯的王楚钦和王艺迪，昨天已经马不停蹄和队友再次开启魔鬼赛程，向新的冠军奖杯发起冲击。

00后“老将”

当王楚钦站上男单冠军领奖台，这个被称为“大头”的22岁男生，再次被调侃是“没有感情的领奖机器”。这座奖杯，对于不将情绪表现在脸上的王楚钦来说，只是自己迈向巴黎奥运会征途中的一站。未来，道阻且长。

马龙尚未退役，但他需要有后辈从他手中接过接力棒。当外界将希望寄托在樊振东身上时，国乒仍需要另一位可以独当一面的年轻选手。在东京奥运会上持P卡的王楚钦，无疑是被重点考察的对象。

本站球星挑战赛，他被委以重任，成为男队唯一身兼三选的选手。最多的时候，一天四赛，打十几局。面对各式各样的对手，无论是内战还是外战，他都格外稳定。男单半决赛，他的对手是老大哥马龙，王楚钦大战七局逆转取胜。当梁靖崑以2比4负于休斯敦世乒赛亚军、瑞典新人莫雷加德时，夺冠的希望都压在了王楚钦身上。决赛中，王楚钦体现了强大的气场和稳健的心态。在双方前两局战平之后，他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，连赢三局取胜。

领奖台上波澜不惊，领奖台下王楚钦第一时间还在寻找问题：“本站比赛还是有遗憾的，比如男双输给了韩国组合，这都是自己的问题。混双赢得也很侥幸，往后还需要更多的思考和总结。”

22岁的年纪，正青春，他却不以年轻选手自居。毕竟，作为国乒男队00后代表球员，王楚钦成名已久，但是一直在重要赛事中欠缺突破。厚积薄发，他渴望迎来蜕变。

冠军赛紧锣密鼓已经开赛，当被问及还有没有体力时，王楚钦这样答道：“现在这种疫情环境下还有高级别的比赛，我很珍惜，无论多累，都会尽力去打。”

不懈追赶者

国乒女队在东京奥运会上圆满完成了新老交替。当陈梦、王曼昱和孙颖莎构成女队稳健的三驾马车之时，有一位追赶者，正不遗余力向主力位置发起一次又一次的冲击——25岁的王艺迪在WTT 球星挑战赛布达佩斯站，终于笑到了最后。

事实上，东京奥运会之后，王艺迪同三大主力之间的较量总是互有胜负。去年首次参加世乒赛，王艺迪是女队晋级之路上的不可或缺的一环，淘汰日乒一号伊藤美诚之后，为女队包揽单打奖牌扫除了最后的障碍。

来到布达佩斯之后，陈梦、王曼昱饱受伤病困扰。王艺迪最终迎来的决赛对手是孙颖莎。无论是比赛经验、过往成绩还是交手纪录，都是孙颖莎占优，但王艺迪不惧对手，在丢掉第一局后，迅速调整心态，直落四局。

继去年11月WTT 常规挑战赛斯洛文尼亚站之后，王艺迪再摘女单金牌，这也让中国女乒的主力阵容更充实了。别忘了，在陈梦、王曼昱、孙颖莎三大主力的身后，还有正在迎头赶上的大迪。

WTT 世界乒联官网这样展望：WTT 冠军赛女单方面，陈梦、孙颖莎、王曼昱和王艺迪四人均是夺冠大热。

本报记者 陶邢莹

球星挑战赛国乒新人也抢眼 前浪犹勇 后浪奔涌

■ 王艺迪(左)决赛中战胜了孙颖莎



又见陶桦

专访中国女垒“四朝元老”



文体人物

光阴的故事，五味杂陈。任往日浩浩荡荡，多年以后，记忆终要落上一层灰蒙蒙。又见陶桦(见上图)，2022年“中国海南芳园国际艺术村”杯中国垒球联赛第一阶段比赛，绍兴，烈日当头。她是上海队的主教练。这支年轻的队伍在前13场比赛中5胜8负，排名第六。

陶桦，在按一个又一个周期计算的

中国体坛，已是古早的名字了。她是中国女垒的“四朝元老”和精神领袖，代表中国队参加了亚特兰大、悉尼和雅典三届奥运会，也曾做过国家队教练。垒球在奥运会进进出出，陶桦的身影却一直都在。一辈子干一件事，“眼光要放到更大的舞台上”，这句话，当年陶桦对自己说，如今她对队员说。

从排球到垒球

陶桦从小学四年级开始打排球，初中一年级去上海市少体校考排球专业。不过个子不高，陶桦没有被选中，倒是垒球队的教练陈昭华看中了她。当时陶桦在北市中学就读，学习不错，因而父亲一开始并不同意她去垒球队。后来教练和她爸爸沟通，最终“约法三章”：先让陶桦练半年，如果学习成绩不下降，就继续练。最终，陶桦从排球“跨项”到了垒球，开启了她的垒球人生。

陶桦自认为在垒球道路上走得很顺，成长很快。1986年2月陶桦进体校，还是一名垒球“小白”，而当年11月，她就跟着上海队一块去冬训了。陶桦认为

目标很重要，“我就想好好打球，想着先要进入上海队，然后打主力，再进国家青年队、国家队”。

1996年奥运会首次设垒球项目。陶桦在主教练李敏宽的带领下，和小伙伴们齐心协力，获得银牌。之后，陶桦还参加了两届奥运会，并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教练员的身份参赛，成为奥运“四朝元老”。

垒球带给过她快乐，但也曾带给她很多痛苦。陶桦的右手小指始终僵硬地弯曲着，这是在备战十运会的训练中，垒球重重地砸在小指上，指头顿时弯了，虽经治疗却至今畸形。

从球员到教练



■ 陶桦(右)指导球员

2009年全运会后，陶桦成为上海队的助理教练。2021年全运会后，陶桦担任上海队的主教练。说到从队员到教练的转变、从助理教练到主教练的转变，陶桦已有心得：“当队员的时候，我只要做好训练和比赛就可以了。担任助理教练，主要协助主教练把训练工作做好。现在我担任主教练，管的东西多了。我手下只有1个教练，再加1个领队，要管20多个队员，工作量很大。”陶桦现在的做法是依靠核心队员，一起把队伍带起来。

从去年陕西全运后到今年6月，因为疫情，上海垒球队一直在崇明体育训练基地封闭训练，9个月没有比赛。加上包括投手在内的老队员退役，上海队面临挑战。中国垒球联赛的举办为上海队打造了“以赛代练”的平台，提供了与其他球队切磋的机会。此前国内垒球比赛主要有青年锦标赛、锦标赛和冠

军杯，一支队伍每年的比赛数量也就20多场。首届中国垒球联赛两个阶段和季后赛，每支队至少要打32场比赛。一年下来，每支队伍的比赛数量至少翻了一番。集体球类项目，比赛至关重要。陶桦认为垒球项目许多战术、意识、经验都要靠比赛积累。她说：“这几天室外气温非常高，但队员们状态很好。老队员在比赛中起到了表率作用；年轻队员快速积累了经验。队伍通过磨合，适应了比赛强度和节奏。”上海队参加本届中国垒球联赛的共有22名队员，年龄最大的29岁，最小的18岁，有4名队员在备战杭州亚运会。

陶桦说：“我希望在每一个队员心中都种下奥运梦，期望她们能够树立目标，把眼光放到更大的舞台上。”

光阴的一桩好处就是，它从不间断，它一直前行，它总是希望饱满地在路上。
本报记者 华心怡